

■ 传 承

沅水河畔的辰河高腔

□ 蒲海燕

小车行驶在沪昆高速上,虽隔着车窗玻璃,阳光依然灼人。当那滋养了无数传说、歌谣与两岸生民的沅水终于进入视野时,我不禁兴奋起来。我此行的目的,正是要前往怀化辰溪县辰河高腔剧院,探访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辰河高腔,聆听沅水河畔文化的余响。“辰河高腔”这个名字在我听来,它带着沅水的澎湃激荡,带着山野的广袤粗犷。

沅水流域地处被称作“文明之线”的北纬30度附近。两千多年前,屈原沿着沅水,踏着兰皋芷岸,一路行吟而来。那时的沅水流域信巫鬼,重祭祀。每逢节庆或祭祀之日,人们喜欢戴上面具,呼啸吟唱,狂舞酣歌。巫风旨在“娱神”,却在不经意间启发了屈原,将被逐此地的忧愁愤懑倾泻于笔端,化作神秘浪漫的《离骚》《九歌》《天问》。

辰河高腔的根脉来自江西弋阳。元末明初,频繁的战祸和兵燹使沅水流域十室九空,随之而来的“扯江西,填湖南”的大迁移使此地悄然生变。曾氏兄弟将故乡田垄间高亢粗犷的弋阳腔带到沅水河畔。这粒南戏的种子在肥沃的土壤里吸收了沅水号子的嘹亮悠长、巫傩楚韵的奇崛神秘和民间歌谣的浪漫多情等养分。当“弋阳风骨”与“沅水精魂”水乳交融,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朵旷世奇葩——辰河高腔便在沅水流域绽放开来,比母体弋阳腔更加激荡悠长。

朋友周昕介绍说,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高大魁梧的艺人叫向词贤,曾是辰河高腔的当红小生。他唱高腔时,唱词用真嗓,拖腔用假嗓,可翻高八度,因而被戏迷称作“金线吊葫芦”。我们刚握手打完招呼,他就滔滔不绝地聊起了辰河高腔。

突然,他坐直身子,眼神倏亮,两手一挥,一甩头,瞬即凝固成一座雕像。很快,他的眼神开始迷离起来。歌声便泉水般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珠圆玉润,饱满嘹亮。虽只是清唱,穿透力却极强。高亢激荡时,如鹰击长空;轻柔婉转时,如春燕呢喃。明丽欢快时,他眉梢轻扬,笑意如波;铿锵粗犷时,他眼射寒星,面色凝重……没有舞台,没有锣鼓,也没有喷呐。向词贤用他声情并茂的演唱,将我们所处的弹丸之地,变成了一个宽阔的戏台。

向词贤的演艺生涯充满了传奇。他出生在沅水河畔一个弥漫着浓厚高腔气息的小村庄里。他的外公和父亲都是高

腔的围鼓手。3岁时,他就天天被抱着嬉戏。念小学三年级时,他拜德高望重的老艺人石玉松为师。70年代末,村里成立了业余剧团,他成为剧团的一员,专攻小生。80年代初,他向有六十多年舞台实践经验的向荣老师请教舞台知识与曲牌。1988年,因著名画家黄永玉连发两封电报邀请,他到凤凰古城演出了半年。1998年,他跟随泸溪剧团远赴法国和西班牙,在巴黎和巴塞罗那的艺术节上唱响了辰河高腔。2018年,他参加了在昆山市举办的全国百戏展演,在传统折子戏《抢棍》里演活了刘知远……向词贤和他的腔剧团跨越了山川大地,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见证了辰河高腔这个地方剧种走向世界的奋斗史。

与向词贤的谈笑风生相比,他身旁那位一直沉默着的男子显得格外内敛和腼腆。经友人郑重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我要拜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辰河高腔代表性传承人陈刚先生。

陈刚出生于辰河高腔的梨园世家,父亲是赫赫有名的高腔演员,因擅演丑角,被观众称作“三笑”。他自幼随父亲的戏班走南闯北。但凡有演出,他都专心致志,默默地记住那些戏文。父亲笃定了他除了具有表演天赋,还酷爱辰河高腔后,才开始收他为徒。严父加严师,使陈刚对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勤学苦练的他不负众望,终成大器,被戏迷们赞誉为“小黑”,声震一方。

陈刚将能继承的辰河高腔剧目悉数掌握。《仙姬送子》《胡蝶闹钗》《竹节山》等这些代表作品,他都能倒背如流,驾驭起来轻车熟路。早年的辰河高腔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外、副、末、贴八行,清末民初后简化为生、旦、净、丑四行。他主攻诙谐、风趣、憨直或狡猾的丑角。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盗匪,皆可入戏。无论是罗帽、方巾,还是公子巾、紫金冠,他都演绎得出神入化。因其表演“有泥土味、生活味浓”,他的戏迷遍布湘西大地。

有一年,陈刚带领剧团到湘西的一个边远山村演出。曲终人散时,夜幕已经降临。细心的他瞥见戏台下还蜷缩着一个瘦小的身影。那个十来岁的少年虽衣衫褴褛,眼睛却亮得像挂在天上的星星。当陈刚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时,少年欲言又止。陈刚知道他胆怯,来了个“彩发扭花”。少年被逗乐了,说想

摸摸丑角的行头。陈刚心中一动,将少年领上台,把那顶破旧的公子巾递过去,任由少年抚摸。当孩子放下公子巾后,陈刚面朝他做了一个“岩鹰展翅”,突然如醉汉般“瘫软”在地。他的滑稽表演逗得少年哈哈大笑。少年不再拘泥,说想上台“演一回戏”。陈刚当即给少年勾了半边脸的丑角妆,将一个插有翎子的头盔戴在少年头上,教少年对着镜子抖翎和刷翎,乐得少年大笑,半天合不拢嘴。事后陈刚才得知,那个少年是个孤儿,跟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从那以后,每次到那儿附近演出,陈刚都会给少年带些吃的,闲暇时教他几个简单的动作。因为陈刚从少年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年少时看父亲演出时的光。他想让那光一直亮下去,永不熄灭。

陈刚的传承故事如一粒石子投进我的心湖,荡起了一圈圈涟漪。我忽然明白,文化的传承不一定需要富丽堂皇的舞台和盛大的仪式,即使在无人知晓的一隅,亦可以薪火相传。

向词贤还向我提起了他的恩师石玉松老先生,称赞恩师“唱花,花能开;唱鸟,鸟能飞”。石玉松老人的故事,我听李怀荪老师说过。三个月前,我曾登门拜访过这位怀化市艺术馆的研究员。得知我要写辰河高腔,李怀荪欣慰无比。他不仅带我参观了书柜里那些由他整理的几十本地方剧种的书籍,还要我用U盘存下了辰河高腔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完整的辰河高腔目连戏基本从舞台上消失了。李怀荪在民间文化调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卧病在床的石玉松老人家。李怀荪用两个月的时间将这位记忆超群的老艺人口述的剧目唱段及他八十多年的演艺生涯全部记录下来,随后整理成20余万字资料。

五年后,怀化市艺术馆接受文化部门的委托,以李怀荪抢救下来的20余万字的辰河高腔资料为本,组织六大剧



陈刚



石玉松(前排左四)和李怀荪(后排右一)



向词贤(左)

团、十多名老艺人用两个月的时间排演录制了一台50个小时的辰河高腔目连戏。原版录像带后来成为怀化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它是目前全国最全面的辰河高腔目连戏的音像资料。

“差点这高腔就断了啊!”李怀荪感叹,“好在早了一步。石玉松老人当时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每说20分钟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下去……”口述结束后,只过了18天,他就去世了……”李怀荪的双眼骤然泛红。

当“石玉松”这一名字从向词贤的嘴里传进我的耳朵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都在颤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老艺术家满是崇敬和景仰。“任务完成了,我放心了!”当看到自己口述的最后一个词落在纸上时,石玉松老人如释重负,对李怀荪说了这样的话。这位老人用自己生命的绝唱,为当时濒临断绝的辰河高腔赓续了血脉。而跟他一起与时间赛跑,使辰河高腔绝处逢生的那个

正值盛年的李怀荪,如今亦已成为一位耄耋老人。辰河高腔的旋律就这样镌刻入沅水河畔的诸多生命里,一代又一代,如沅水般绵长。

踏进辰河高腔剧院时,我颇感意外。剧院有三层楼,外观朴素,庄重典雅。二楼的排练厅宽敞明亮,墙上挂了一些剧照。演员们衣着艳丽,笑靥如花,姿态万千,让人陶醉。

团长涂显孟办公室的高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册册他亲手收集整理的曲目书籍。友人介绍说,涂团长不是高腔演员,而是剧团里的喷呐手和唱腔老师,但他自幼学戏,博闻强记,脑子里贮有近300支辰河高腔的曲牌和唱腔。他喷呐吹得好,被誉为“喷呐王”。辰河高腔的伴奏以喷呐为魂,辅以鼓、锣、钹等。一把喷呐便可独奏千军,成就世界上独有的声腔艺术。演员的唱调由喷呐决定,喷呐吹什么调,演员就唱什么调。喷呐一响,演员的喉头便跟着颤动。音调的高低、节奏的快慢,全在金竹管里

流转。特制的高腔喷呐音色高亢,与唱腔水乳交融,在帮腔中更显神韵。

谈及辰河高腔的传承,涂团长轻抚斑驳的喷呐管,眉间凝着霜色。他说,这些年来,演员工资虽已从400元涨到1200元,但只能保障基本生活开销。为谋生路,团里人各奔东西:有的在夜市支起小摊贩,有的在工地搬砖,他则开起了出租车。

“但我没有放弃高腔!”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眶里有泪花在闪烁,“我爱它,我必须努力坚持。如果不努力,它就不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就可惜了。”我的心似有沅水漫过,泛起一阵酸涩的涟漪。但这酸涩又掺杂些许暖意:在许多时候,最动人的传承正是那颗始终不肯低头的赤子之心。

回程依旧走沪昆高速,但我的心境与来时大不相同了。原来,文化的传承不一定囿于舞台。一个微笑、一声喝彩、一束目光都能汇聚成河,让千年遗韵生生不息,令华夏血脉永远流淌。

胃的乡愁

□ 李广玉

一朝赋闲,光阴似乎变得慷慨起来。有了大把的时间,我摩拳擦掌,给自己绘制了一张宏大的“由远及近”的出游蓝图。我要丈量世界的轮廓,充分享受其中的快乐。

规划好了,说走就走。不做地图上的定点标记,只当临时访客,漫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旅途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和大千世界交换秘密。我用脚步当笔,把不同肤色的笑容、不同语言的歌谣写进自己的人生诗集。没有目的,不问归期,地球就是我的超大游乐场。美景宛若一幅幅富有诗意的画卷,保持着原始古朴的本色。这种视觉冲击的美,着实让人心旷神怡。

我不单享受了大自然馈赠的美感,还通过皇宫、古堡等人文景观,补上世界历史这一课。漫步在波兰的华沙街头,听着居里夫人、肖邦、哥白尼的奋斗故事,好似重读历史名人传记一般。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令我肃然起敬。

然而,在游走世界的征程中,我的“中国胃”却常常犯起“思乡病”。诚然,我的躯体可以跨越重洋,灵魂也可以接纳异域风情,唯独这“中国胃”,却如锚锁定在家乡味觉的谱系里。它只认那碗浓油赤酱的猪肉炖粉条,那盆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那口白哲暄软的馒头,那锅香甜可口金黄的小米粥。故我旅游时,总不忘带一些花生米、豆腐干、榨菜、方便面等,以备不时之需。

记得有一次,我前往澳大利亚离岛

塔斯马尼亚游历。塔斯马尼亚的风景,确实如诗般壮丽。可因其地理位置接近南极,气候非常寒冷,岛上的风异常冷冽刺骨。我的行李箱被御寒衣物塞得满满当当,无法再装下本来提前备好的方便面和榨菜。那一刻,我仿佛被抽走了“味蕾护身符”。

塔斯马尼亚的中国餐馆很少。五日的行程,三餐皆是西餐。一进餐厅,西餐厅里弥漫着的奶酪腥膻味道,就熏得我头昏脑胀。每到深夜,我躺在酒店的床榻上,听着窗外南太平洋的涛声时,满脑子却在盘算明天的一日三餐将如何面对。梦里几度还乡,梦见家中锅里冒着白气的冬瓜丸子汤、红油滋滋作响的四川火锅、麻辣鲜香的剁椒鱼头,还有让人吃得满嘴流油的茴香馅饺子。返程的前一晚,与亲戚通话,得知他们准备包馄饨给我们接风。那一刻,我归心似箭。

当我踏进家门时,厨房里飘来的那股熟悉的混合着葱、姜、香菜与猪油的香气,瞬间击中了我。那不是普通的馄饨,而是治愈乡愁的解药。我顾不得刚出锅馄饨的滚烫,狼吞虎咽了两大碗。那薄皮里包裹的根本不是什么肉馅,分明是久违的“魂”。

原来行走半生,看过再多的风景,也只不过是视觉上过把瘾。“民以食为天”。最终真正能安抚身心的,还是这一口人间烟火。胃渴求的,其实就是故乡的味道。



一本年过古稀的《四角号码新词典》,陪了我60个春秋,以至于加固的牛皮纸封面都被岁月染得蜡黄,书角也被拿捏得卷曲。然而,它喂饱了我青春的渴望,是我终身受益的“师长”,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称王”。我与“书王”邂逅于六十年前的中秋节。那天,大人们晌午“收工”回来才开始做“糍粑”,过中秋。周身裹满南瓜子面的糍粑条条,香味扑鼻。母亲每次打牙祭时,都要给我们加一个“好好读书”的楔子。

在母亲管教下,我11岁就已将隔壁幺公家的《七侠五义》《水浒传》《论语》《增广贤文》等繁体字的古籍,半生不熟地啃完了。母亲要求我每天写一篇生字。没有书,去哪找生字呢?我只能凭记忆,写身边的物体名称或者默写古诗、学过的课文。天性顽皮的我头几天还像模像样,后来就开始装模作样,常用“扯前盖后”的花招哄父母,偷偷跑去玩了。为此,我可没少挨父母的训斥和黄荆棍的敲打。

吃罢糍粑,母亲吩咐:“麻雀吃了也要消二两食。你下午把灶头上那块糍粑给你婆婆拿去,顺便看看你江哥有没有不要的课本,拿回来自学。”我能出去走走走走,喜不自禁。一公里的路程,一口气就到了。我放下糍粑,不由分说,直奔婆婆家的箱柜,

一本老旧词典

□ 范海钟

果然很快便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本词典。从未见过词典的我,如获至宝,赶紧翻阅第一个字。谁知一个字恨不得有10个字义,有些字还有历史、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常识。我暗自赞叹:“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宝书!”我一个猛子扎进词海遨游。直到婆婆喊我,我才从书中回过神来。那会儿夕阳透过窗户,照在脸上,心头暖烘烘的安逸。

此时此刻,我才仔细摆弄手里的书。封面已经破损,依稀可见“四角号码新词典”和“商务印书馆”“1955年出版”等字样。扉页后有好几页已经失落,书角卷曲发毛,与幺公那些缺胳膊少腿的线装书差不多。好书!我抱着书爱不释手,用期盼的眼神望着婆婆发呆,嘴里喃喃地说“我回去了哈”,就是舍不得挪步,更不舍得对“宝贝”松手。

婆婆看出了名堂,笑着说:“书呆子,一下午你像钉子一样钉在板凳上。一本书就把你迷成这样?拿回去慢慢看嘛。”我心里悬着的石头“咚”地落地了,开心不已。“谢谢婆婆!”我从内心深处说出口,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将“宝贝”夹在腋窝下,飞快地往家跑。

从此,背诵词典成了父母给我的新任务。响鼓不用重槌。我开始自觉地以书为

伴,“宝书”不离手。记得那年我到姑姑家拜年,吃饭的时候,全家到处都找不到我。原来,我是抱着书躲进猪圈边的柴楼去了。一开始,我通读常用汉字的基本字义,然后重点背诵感兴趣的词条和成语,还附带学了一些衍生词语和相关的科学知识。特别是词典里系统的语法修辞逻辑、标点符号、中国历史年代表等,给我奠定了比较扎实的语文基础。

我还对词条中“成吉思汗、辛弃疾、卫青”等名字产生了特别的好奇,这些短小的人物故事给我播下了崇拜英雄、追寻英雄、书写英雄的种子。词典成了我青春年代“沉默的师长”,帮我度过了那些“书荒”岁月。我在词典的字里行间穿行,仿佛在无人知晓的陌生旷野里奔跑。我默默地把美好的词语,包括当时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通通种进我贫瘠的土壤中。是它们一起喂饱了我青春时期对知识的渴望。后来,词典里的大部分常用字词句包括成语都烂熟于心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储藏在我脑海里每一个字都藏着少年的光,也在往后的岁月里照亮了我的诗与远方。如今的读书人再也不会无书可读了,但古稀之年的我,却常常想起这本老旧词典的故事。